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

第四回 玉面狐興心食童男 小延壽摘果妖喪命

詩曰：色作船頭氣作舫，中間財酒兩相交。

勸君休在船中坐，四面殺人俱是刀。

話說周公子正在夢寐之間，忽聽有人聲喚，一睜二目，見是胡小姐，便急忙起身說道：「敢則賢妹到來，有失迎迓。」言罷，同攜素手，挨肩坐下。常言說：「酒是色媒人。」玉狐酒興尚濃，未免春心搖蕩，恨不即刻貼胸交股，共效于飛。所以二人並不閒話，即攜手入幃，滋情取樂，至五更方止。一宿晚景不必細言。

且說老蒼頭自從清明之後，因公子吩咐，不奉呼喚不許來進書院。他想：「公子必定趁著守孝，要專心誦讀。」心中甚喜，故每日只令延壽兒詢問，送茶送飯，也就不在其意。乃至日久，不但說未見遊山訪友，連前面院內也不見出來，且又從未聽得讀書之聲。雖然甚疑，又不敢到書房察問探詢。延壽兒說：「咱公子終朝不是悶坐，便是睡臥。先前還在書院踱來踱去，這些日子，我見臉面尖瘦，氣喘吁吁，總沒見他看文章。聽他念詩賦似先前那聲韻兒，怪好聽的。不知道晚上作些甚麼，日色老早的便囑咐我『不必』再來伺候，遂將書院前邊這門拴上。你們想想，這可是何緣故呢？」

老蒼頭聽罷延壽兒之話，心中甚是驚疑不定，細思：「公子這等形容，必定有由而起。莫非書室有人與他作些勾當不成？然此村中未聞有這等風聲婦女。即或清明祭掃之時，有女子與他說話，卻又離此甚遠，亦難輕易至此。」思來想去，竟揣摸不出頭緒。盤算多會，忽然生出個主意來：「現在時屆中秋，果品已熟，過一兩日走到書齋作為請公子到墳祭祀，到那時看他形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遂囑咐延壽兒：「不可竟去貪玩，須用心服侍公子。」言罷，老蒼頭又去查看地畝場園去了。

哪知公子之病，尚未至極重，其中便又生出禍來。這周公子自從被色迷住，凡宅中大小之事，不但不管，連問也不問，晝則眠思夢想，夜則倚翠偎紅。日久天長，那禁得淫欲無度？未免堪堪身形憔悴，神氣恍惚，便覺有病入膏肓的樣子。然而病至如此，猶不自悟。即偶爾想著禁情節欲、靜養幾日，及至胡小姐一到，見其湘裙下金蓮瘦小，鴛袖下玉筍尖長，綽約豔麗，絕世風姿，情慾便陡然而起，仍然共枕同衾。况妖狐淫蕩已極，來必陽台三赴。所以這病只有日添，沒有日減之理。

話說此時節近中秋，這周宅後面園內有許多果樹，枝上果子大半皆熟。這日周公子自覺形體枯槁，心中火熱，忽然想著吃幾個果品。可巧延壽兒正來送茶，便急忙叫派人摘了送來。公子自用幾枚，餘剩的賞了延壽兒。那知延壽兒早就想到園裡偷摘果子，因老蒼頭吩咐過，說：「這果子雖然已熟，公子尚未到墳上進鮮致祭，斷不准令別人先採摘。」故此令人看守甚嚴，專候公子吩咐彩鮮祭祀。豈知公子被妖所纏，一靈真性迷亂，竟將秋季上墳之事忘了。老蒼頭候了兩日，並無動靜。又因聽了延壽兒所說之話，不曉公子是何緣故，遂將那看守果品的心意就冷淡了。這延壽兒因先前不得下手，也就罷了。今忽嘗著甜頭，又見有機會，便想去偷吃。況且這孩子極是嘴饞淘氣，天生的愛上樹登高。誰知這一摘食果子大不要緊，便從此將小命廢去。有《延壽兒贊》可以為證：

小延壽，生來是下流，不因孝母去把果偷。這孩子年紀幼，他的父是蒼頭，因無娘管教不週，才慣成為王不怕的跳鑽猴。而且是模樣丑，長了個連本兒不夠。小辮頂挽了個鬆花兒，攪的頭髮往裡勾。那腦袋似蠶豆，頂門兒上觚觚頭，雖下雨淋不透。兩個眼往裏瞇，木兒耳相配著前廊後廈的奔妻。眇目糊眼角留；牙焦黃口味臭；清鼻涕向下流，不擦不省常往裡抽。滿臉上生橫肉，不愛洗，泥多厚。有傷痕疤痢瘡，更兼挫腳石一般的麻子是醬稠。短夾襖汗透透，扯去了兩管袖，露兩支胳膊肘。老鸛爪兩隻手。敞著懷，鈕不扣。褲兒破腿肚子露，因何撕？為招狗。他那足下鞋，穿著一雙陽死牛。真個是生成的姥姥不疼，舅舅不愛。若說起醜陋之人，屬他打頭。

且說延壽兒見他父親看守果品之意鬆了許多，便留心想著去偷摘。這日天色未明，他便醒來，起身溜下牀來，輕輕的撬開門，一直奔了後宅果園。此刻，太陽尚未發紅，他便順著樹爬上牆頭，用手去摘那果子。誰知書室的妖狐，此刻也要起身，正欲披衣下牀，公子也要隨著起來。妖狐急忙攔阻，說道：「你這幾日身體不爽，須溫存將養方好。這外邊風寒露冷，欠安的身體恐難禁受。再者天光尚暗，我去後，公子正好錦被高臥，安心穩睡，俟晚間再圖歡聚。」公子此時正在困倦，樂得臥而不起。今聞胡小姐之言，點頭說道：「多蒙小姐體諒，敢不從命！」言罷，玉狐輕輕將門開放，出了書齋。他見四面無人，便在院中款款而行，一面走一面低頭打算。

看官，你猜玉狐打算甚麼？他原想：「當初與公子相交，一者為竊彩元陽，煉他的金丹；二者公子年少風流，正可常常貪歡取樂。此乃一舉兩得方遂心願。」今見公子未及一載體就受傷，交歡之際少氣無力，覺得不能滿其所欲。因此，心內甚是不悅。他不想公子病由何起，反恨他：「太生的虛弱無用，不足耐久，半途而廢，枉費了一片心機。世間男子若皆如此，凡我採補者流，幾時方到成仙之位？」可見妖精禽獸不與人同，不但不知自反，而且多無惻隱之心。所以妖狐盤算的，是公子既已得病，大略難得痊癒。此刻想將他撇開，再覓相與，又無其人；欲再與他相纏，又不能如意。自忖多會，忽生了個主意，說：「有了，我何不在郊原曠野尋兩個童男，暫且吃了，以補眼前缺陷。候著此生：或是好了，或是死了，再作計較。」

玉狐想罷，走到書院門邊，將要啟控開門，忽聽有人拉的樹枝響聲，他當是有人來查他們的行跡，未免吃了一驚。便忙抬頭仔細一看，乃是一個小孩子，不覺心中甚喜，想：「適才我欲吃童男，不意未曾尋覓便即撞見，豈非造化？趁著此處無人，將他誣下樹來，引到暗處飽餐一頓。」妖狐剛要用計招呼，忽又自忖：「想這孩子，並非別人，定是老蒼頭之子小延壽兒。這孩子生的有些機靈，又係伺候書齋的小廝，倘若將他吃了，老蒼頭必不干休。那時吵嚷起來，公子必定生疑。不如不睬他，作為未見，我走我的路便了。」那知不巧不成話，小延壽兒應遭此禍。這玉狐用手一扯門拴，偏又響動一聲，延壽兒以為看果子的到來，幾乎不曾唬的掉下樹來。他便手扶樹枝，站在牆頭，低著腦袋，向四面細看。妖狐此刻正恐怕人看見，聽門拴一響，不免也就回首。

他見延壽兒已經瞧見，知道欲進不便，欲退不可。你看他柳眉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裊裊娜娜，走至牆下，悄聲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還不速速下來！登梯爬高，嫩骨嫩肉要跌著了怎麼好？也不怕你們家大人看見。快下來罷！若不聽我說，我便告訴你們公子，重重的責你。那時，你可別怨我不好。」這延壽兒正是一心高興扳枝摘果，惟恐看園的撞見。忽聽門拴一響，唬了一跳，低頭看去，並不是宅裡的人，倒是一個絕色女子，立在牆根之下。只見他顰眉未畫，亂挽青絲，彷彿乍睡足的海棠一般。小延壽將要發話詢問，忽見款步向前，反吆喝了他幾句。此時日色未出，小延壽未曾看得親切，不知是誰。今相離較近，看見面目似曾相識，又想不起來在何處見過。今聽他說話，猛然醒悟，說：「是了，清明祭掃，與我們公子私自說話的，豈不是這個姑娘麼？怨不的公子這等虛弱，必是被這姑娘纏住了。我父親正察不著這個原由咧！他撞見我，不說安安靜靜的藏避，反倒拿話嚇唬我，豈非自找羞辱嗎？」

小延壽想罷，將小臉一繃，說道：「你這姑娘真不識羞！大清早起你有甚麼事情？門尚未啟，你怎麼進來的？我想你必是昨晚來了，跟我們公子書房睡的。你打量我不認得？今年清明佳節，我們到墳前祭祀去，你和我們公子在花園太湖石旁，眉來眼去，悄語低言，鬧了好大工夫。那時我瞧著你們就有些緣故，因礙著我們公子，不肯給你吵嚷。倘若我與你揚說出去，你一個未出閣的姑娘，必定好說不好聽的。你也應該自己想想，改了這行徑才是。誰知你們倒敞開臉皮鬧到我們院裡來了。我且問你，離著好幾里路是誰送你來的？還是我們公子接你來的？你是初次到此還是來過幾次？我想你必是跟我們公子睡了，必定不止來過三五次。你偷著神不知鬼不覺悄不聲的走了回去，豈不完了？今兒遇著我，反老著臉，管我上樹偷果子吃！難道你偷著跟我們公子勾搭上，就算你是誰的少奶奶，這果子許你管著不成？我是不怕你對我們公子說了呵叱我的。我若惱一惱兒給你喊叫起，驚動出我們宅裡的人來，我看你年輕的姑娘臉上羞也不羞！」說罷，向著妖狐問道：「我說的是也不是？」

看官，你論延壽兒這孩子，外面雖生的不大夠本，卻是外濁內秀。他竟有這一番思忖，有這麼幾句話語！那周公子乃是斯文秀士，竟一味的與胡小姐偷香竊玉，論愛說恩，忘了嚴親的服制，不詳妖媚行蹤。較論起來，尚不如延壽有些見識呢。延壽兒一見是個女子，便思想怎麼輕易來在書院之內？事有可疑。無奈，終是未經過事的頑童，雖然猜疑，卻未疑到這女子即是妖怪。他想着說些厲害話，先放他走了，慢慢的再對宅裡人說明，設法禁止。那知玉狐聽罷，覺著叫他問的無言可對，未免羞惱成怒，懷忌生恨。欲待駕雲逃走，恐怕露出行藏。秋波一轉，計上心來，想道：「我將他留下，定生枝節。莫若將他活活吞在腹內，卻倒去了後患。」遂笑吟吟對延壽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別嚷。倘真有人來瞧見我，你叫我是活著，是死了呢？豈不叫我怪羞的。我煩你將門開了，我好趁早兒出去。才剛我同你說的是玩話，怕的是你跌下樹來摔著。果然你要愛吃果子，今晚我給你帶些個來你吃。你可不要對人說就是了。」

從來小孩子愛戴高帽兒，吃軟不服硬。延壽兒見妖狐央及他，說的話又柔順可聽，他便信為真情，倒覺不好意思起來，說：「姑娘，你等我下去給你開門。」便連忙順著牆跳到平地。玉狐此刻不敢怠慢，陡起殘害狠毒之心，一恍身形，現出本相，趁勢一撲，延壽兒「哎喲」了一聲，早唬的魂飛魄散。看官，你道這玉面狐怎樣厲害？有贊為證：

這個物，生來的形像真難看，他與那別的走獸不合群。驢兒大，尾九節，身似墨，面如銀，最輕巧，賽猢猻，較比那虎豹豺狼靈透萬分。處穴洞，嘯古林，威假虎，善疑心，郊行見，日色昏，他單劫那小孩子是孤身。尖嘴岔，似血盆，牙若鋸齒兒勻。物到口，不囫圇，能把那日月光華往腹裡吞。四隻爪，賽鋼針，曲如鉤，快若刃，抓著物，難逃遁。常在那月下傳丹，蜷而又伸。眼如燈，瞧著昏，臊氣味，人怕聞。多幻化，慣通神，他的那性情善媚還愛迷人。這才是：玉面狐一把原形現，可憐那小延壽命聞君。

話說小延壽忽見九尾狐這等惡相，早嚇的真魂出竅，不省人事。玉狐就勢將他撲倒，看了看四面無人，連忙張開巨口，將頑童銜住，復一縱獸形，越過書院的牆垣，落在果木園內樹密林深之處，拋在地下，正要用爪去撕扯衣裳，小頑童甦醒過來，忽然「哎喲」一聲，便欲伏身而起。妖狐此時怎肯相容，仍又一伸脖子，在咽喉上就是一口。頑童一陣著疼，蹬踹了幾下，早就四肢不動，嗚呼哀哉。諺云：「人不知死，車不知覆」，這延壽兒摘果來時，本是千伶百俐，滿心淘氣的孩子，今被妖狐一口咬死，扯去衣服，赤條條臥在平地，可憐連動也不動。有贊為證：

這孩子生來特弔猴，險些兒氣壞了那老蒼頭。素昔頑皮淘氣的很，今朝被妖狐把小命兒休。逢異事，來相湊，冤家路，偏邂逅，災禍臨，難逃走。誰叫你無故瞞人來把果偷。想方才，在牆頭，逞多能把機靈抖。淫邪事，全說透，難免與妖狐結下冤仇。羞變惱，恨難拋，現原形，張巨口，咬咽喉，難禁受，只落得一派蹬踹緊閉了雙眸。赤著身，衣沒有，躺在地，無人救。任妖精，吃個夠。他的那素日頑皮一旦盡收。魂渺渺，魄悠悠，遭慘死，有誰尤，無非是一堆白骨，血水紅流。

這妖狐見頑童已死，忙上前扯去衣裳，用鋼針似的利爪先刺破胸膛，然後將肋骨一分，現出了五臟。妖狐一見，滿心歡悅，伸進他那尖嘴，把熱血吸淨，又用兩爪捧出五臟，放在嘴岔子裡細嚼爛咽。吃罷，將二目鉤出，也吞在腹內。真是吃了個美味香。不多一時，將上身食盡。抱著兩條小腿，在土坡下去啃。此話暫且不提。

且說老蒼頭自聽公子形容消瘦，幾次要到書齋探問，因場園禾稼忙冗無暇。又想著前些日令延壽代行問候，公子尚說過於瑣碎；若要親身找去說話，必定更不耐煩，所以遲滯下了。可巧這日早晨見延壽兒不在，便自己煮了一壺濃茶用茶盤托住，來至書院門側。復又自付：「我自己送進書齋，公子不悅，未免招他勞碌、生氣。莫若等他將息痊癒，再親身致問。」想罷，手擎茶盤，仍去找尋延壽兒。在宅裡喊叫兩次，不見蹤跡。忽然說：「是了，今日這孩子起的甚早，必定到園裡偷果子去了。待我往樹上找找他去。」

老蒼頭一逕來至果園，揚著臉滿樹瞧看，並無蹤影。不知不覺來到土坡之下，忽然一陣風起，吹到鼻中一派腥血氣味，不禁低頭向地下一看，只見鮮血淋漓，白骨狼藉。猛一抬頭，忽見那土坡上面有一個驢兒大怪物，在那裡捧著人腿啃吃呢！老蒼頭一見，驚的失魂走魄，「哎喲」了一聲，身軀往後一仰，連茶盞一齊栽倒在地。

妖狐此刻正吃的高興，忽聽「咕咚」一聲，彷彿有人跌倒之音。忽往下一看，見是老蒼頭摔在地下。心內想道：「這老狗才真真可笑。大約來找他那嘴欠的孩子，見我在此吃了他，便嚇倒在地。你偌大年紀，難道說還怕死不成！那知你仙姑不吃這乾柴似的老東西。有心將你咬死，於我也無益，不如趁著此時遁歸洞府，有誰得知？」他便捺了捺口嘴，抖了抖皮毛，仍駕妖雲而去。

這裡老蒼頭甦醒了多時，方緩過氣來，強扎掙了會子，好不容易才坐起，尚覺骨軟筋麻。自己揉了揉昏花二目，復向草坡一望，見妖怪已去，這才略略將心放下。兩腿稍微的有了主脛骨兒咧，站將起來，慢慢走到血跡近前，可笑那條小腿尚未啃完。明知親生兒子被妖怪所害，不覺心中大痛，復又昏迷跌倒。這也是命不該死終難絕氣，仍然緩夠多時，悠蕩過來。你看他如癡似醉，爬起身軀，望著剩下的殘骨號哭。

這蒼頭不由的一見白骨，心中慘慟，捶胸跺腳哭。代叨咕：「真可歎，命運乖。從自幼，在周宅，到而今，年衰邁，未傷德，心不壞，不妄為，不貪財，不續弦，怕兒受害。非容易，才拉扯起我的小嬰孩。為的是，續香煙，傳後代。我若死，他葬埋，不拋露我的屍骸。為甚麼，頃刻之間逢了惡災？莫非是皇天怪？又何妨，我遭害。害了他，何苦來。老天爺錯報循環該也不該？」這蒼頭，哭了個哀，無指望，犯疑猜：「想妖物，由何來？這麼怪哉！平空裡，起禍胎。思公子，無故病，最可異，事兒歪。看來是，妖精一定能變化，日久藏伏在書齋。」

蒼頭哭了多會，無人勸解，未終自己納悶。細思此地怎能跑出妖精來呢？正在無可如何，猛然間想起：「公子之病生的奇怪。自從掃墓遇見甚麼胡小姐之後，便終日不出書房。我想，青石山下並未聞有姓胡的，亦未見有千姣百媚、通文識字的女子，彼時就覺可疑。適才吃延壽兒的明明是個九尾狐狸。狐能變化，公子一定被他迷住。如今將延壽兒吃了，老漢無了收成結果，這卻還是小事。倘若妖精再傷了我家公子，斷了周氏香煙，豈不是九泉之下難見我那上代的恩主嗎？」老蒼頭想到這裡，迷迷糊糊的，也不顧那延壽兒一堆殘骨與那茶盤茶盞，一直竟奔了書院，來探公子病勢。

及走到書齋門首，尚聽不見裡邊動靜。站在台階之上，知道公子未曾睡醒，輕輕的咳嗽兩聲，指望驚動起來。那知公子黑夜盤桓，晨眠正在酣際。老蒼頭心內著急，又走在窗下大聲言道：「窗頭紅日已上三竿，請公子梳洗了，好用飯。」周公子一翻身，聽了聽是蒼頭說話，便沒好氣坐起來，使性將被一掀嚷道：「有甚麼要緊的事，也須等我穿妥衣裳！就是多睡一刻，也可候著，你便來耳根下亂嚷，故意的以老賣老。本來我不願叫你們進這書院，你偏找來惹氣。不知你們是何心意？」

從來虛病之人，肝火盛，又兼欲令智昏，這周公子一見蒼頭攪了他美寢，並不問長問短，便發出這一派怒話，辜負了蒼頭之心。蒼頭因延壽兒被妖狐所害，復恐傷了公子性命，故將疼子之心摺開，特到書房，訴說這宗怪事，勸公子保重自愛。不意將他喚醒，反被嗔叱了幾句，真是有冤無處訴去。

不知蒼頭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